

袖珍短篇推理

41 幸運的漁夫

威廉姆·麥克哈根 著

「好像我從來不曾對一個案子感興趣」，歐邁勒說，「總要等到其他警察把它弄得一塌糊塗之後。這就是那個年輕醫生被謀殺一案。我想你在報紙上讀到過。他叫蘭多爾夫，有一天晚上被電話叫去出診，之後他就沒有回來。這個蘭多爾夫沒有多少錢，不過他長得很帥，和一個叫菲利普小姐的女孩訂了婚，她很富有。所以菲利普小姐就提供一筆賞金打聽消息，於是他被找到了，兩個小伙子在桑德釣魚，其中一個人的魚鉤掛住了什麼東西，拉上來一看，原來即是醫生，有個重物掛在身上。」

「那兩個漁夫拿到賞金了嗎？」我問。

「她說她會付給他們的——幸運的傻瓜！」

「是誰幹的，他們有點眉目了嗎？」

「至少有一個線索。菲利普小姐和蘭多爾夫訂婚前曾和一個叫弗來明的青年訂過婚。他是那種輕率的人，很有錢但酒喝得太多，當菲利普小姐中止與他的婚約轉向蘭多爾夫時，他在咖啡館打了蘭多爾夫，他們是些社會名流因此報紙刊載了此事。」

「我沒有看到。蘭多爾夫是如何被殺的？」

「僅僅是被毒打一頓，沒有凶器。」

「有不利於弗來明的證據麼？」

「他有一艘遊艇。那天整個晚上他和他的法國司機都呆在桑德海，此外，醫生的車被發現停在遊艇附近。因此今天早晨弗來明和他的司機被逮捕，拘在警察總局，我想我應該和他們談談。」

我們到了警察總局，看到一個非常年輕美麗的姑娘，得知是菲利普小姐。她面色蒼白神情沮喪，但竭力自我克制著。歐邁勒和她談起來。

「您認為是弗來明幹的嗎，菲利普小姐？」他問道。

「我——不能相信，儘管他是喬治唯一的敵人，我不認為他會做這樣的事，但他承認他喝醉了。」

後來我們又訊問了弗來明和他的司機。弗來明臉色疲憊，若不是由於深陷的眼窩和放蕩的神情可能會相當俊秀。

「你殺死了醫生？」歐邁勒問他。

「我沒有，儘管我可能會，他死了我真高興。」

司機的態度就不那麼坦率，我覺得他看起來不像是個誠實的人，他的眼神固執、多疑，開口前總要想上半年。

「你和你的主人那天晚上在桑德幹什麼？」歐邁勒問訊他。

「什麼也沒幹。是這樣子的：弗來明先生喝醉了想要清醒清醒，我既為他開車也為他駛船，我們乘船轉了一會他就睡熟了，我也很累。我們整晚都呆在艇上。」

「你就做了這些？」

「是的，再沒有了。」

「很好，歐邁勒，」當我們出來後我說，「當見到那個法國人我就形成了對這個案子的意見。」

「這麼說你認為是弗來明做的？」

「我非常確信。任何人僱用一個那樣的僕人，正如弗來明所做的，並且和他很親密，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。」弗來明愛著菲利普小姐可她卻喜歡上了蘭多爾夫。弗來明一衝動便想報復。我猜想弗來明是個被寵壞的孩子，他要得到他想要的一切，得不到時便勃然大怒，現在即是如此。因為蘭多爾夫是個醫生，誘使他出來就很容易。也許他本意並不想謀殺醫生只不過想痛揍他一頓，可他喝多了，事情就比他的原意走得更遠。

「是的，這聽起來很有道理。法國人保持沉默也許因為他也插了一手，或者是他雖然知道菲利普小姐的賞金可是弗來明卻許給了他更多。」

「這就是了！」我贊同道，很興奮。「而且如果弗來明被判無罪，法國人以後就可以永遠敲榨他了。」

「你又進了一步，」歐邁勒說：「你在案情討論會上這樣說他們會發一張證章給你的，因為他們也是這麼想的。」

「難道你不這樣認為嗎？」我發問。

「此案我還沒有什麼想法，我只是希望能得到一些。」

我們出發去看遊艇，一艘警船把我們帶到艇上。一個穿制服的警官負責遊艇，我和他高談起來。歐邁勒去檢查船上。我看到他鑽進船艙，打開食品櫥和別的東西，仔細翻看著，裏裏外外把遊艇搜了個遍。艇上沒有任何搏鬥的跡象，也沒找到血跡，我的期待可不是這樣。也許是法國人聰明地把那些痕跡處理掉了。過了會兒警船載我們到了發現醫生的那個小海灣。

「看起來像一個釣魚的好地方。」我評論道。潮水在海灣外很強烈，但在這裏卻幾乎感覺不到。

「當然是。兩個小伙子在這兒釣到了五千美元，」歐邁勒回答，「走吧，讓我們去跟那兩個幸運的傢伙談談。」

我們回到曼哈頓，找到輛車，沿著東海岸向南行駛。其中一個漁者，歐邁勒告訴我說，叫柯馬奇，另一個叫奧林。叫做柯馬奇的那個有一個單獨的地下室房間。

「你的釣魚伙伴在哪？」歐邁勒問他。

柯馬奇出去找到奧林，後者又年輕又黑又瘦長得很像柯馬奇。

「你們兩個人，」歐邁勒直截了當命令道：「給我們表演一下怎樣釣到人的。」

他們似乎很為自己的探險驕傲而且樂於告訴別人，屋角處有一根嶄新的魚竿，帶著一盤新線軸和線，柯馬奇走過去拿起它，然後他們坐在沙發上假裝是船，奧林划槳，柯馬奇專心釣魚，什麼掛住了柯馬奇的魚鉤；他吃力地收線；看到釣上來的東西他們臉上浮現出驚異和好奇，但當看清楚釣上來的是何物時這種

驚異與好奇被自得和意外所替代。

「就那樣我們釣到了他！」柯馬奇得意洋洋。

「現在我們可以拿到錢嗎？」奧林問。

「現在還不能，」歐邁勒告訴他們，「案子還沒有全破，還有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，醫生在哪兒被殺的？看上去不像是在遊艇上，他身上的東西哪去了？醫生出診總是隨身攜帶器械和藥品的，它們也被沉到桑德海了嗎？要是我們找到一些東西，菲利普小姐說她會付你們錢的。你們釣魚釣得多嗎？」

「以前不多。」柯馬奇回答，「最近比較多，因為我們覺得釣魚很有趣。」

「是的，釣魚是項不錯的運動。咬鉤的鯨拼命掙扎，你得費盡周折拖它上岸，可是藍魚就不那麼有趣，它不掙扎。」

他們使勁點頭同意。

「這些傢伙是挺幸運，」我後來說，「可他們對釣魚卻知之甚少，他們同意你說的釣鯨魚上岸很難，其實它不比拖上一個門墊更費力氣。他們以為藍魚不會掙扎可它卻是這裏最能撲騰的魚之一。」

「紐約周圍有許多年輕人釣魚，」歐邁勒回答，「卻不知道釣上來的魚的名字。」

我們分手後第二天早晨我遇到了他；「你已經知道醫生在何處被殺了嗎？」我問。

「就在他自己的車旁，」他說：「他們發現了扯打的痕跡，好像他曾與某人搏鬥，竭力想回到車中好擺脫掉他們。」

「擺脫弗來明和法國司機！」我斷言。「然後他們就把他弄到了船上。這就解決了，對不？」

「那樣我們應該在遊艇上發現什麼痕跡的，我要再去檢查一遍以防遺漏什麼。」

我們又到了艇上，這次船上沒有警官了。

我幫他搜索。船艙裏在我打開的第二個壁櫥中有一團揉皺的帆布。我把它拉出來，後面是醫生的器械箱。我十分興奮。

歐邁勒似乎有點挫敗感：「我竟然笨到沒發現它嗎？」他說。

我們回到總局，柯馬奇和奧林在那裏，還有一個年輕人，好像叫帕力歐。

「是他把器械放到遊艇上的嗎？」歐邁勒問一個警官。

「是他。」

「愚蠢的傢伙。」歐邁勒說。

警察把他們銬了起來。

我被搞糊塗了。「我明白了一部分，歐邁勒，」我說，「可不是全部。我明白你給這三個青年設了陷講，你告訴他們不會拿到賞金，除非此案破了，而找到器械也許能解開關鍵。然後你把遊艇的警衛撤掉，給他們一個機會，他們也真愚蠢到把東西放回艇上好讓案情不利於弗來明。當一個傢伙潛回遊艇時你派人監視著他，那天夜裏他就被逮捕了。」

「很正確，他一上岸就被捕了。」

「可是，」我說，「他們爲什麼要殺害蘭多爾夫呢？」

「這個，」歐邁勒說，「他們在報上讀到，弗來明在咖啡館襲擊了蘭多爾夫，醫生與菲利普小姐訂了婚，她很有錢。她會付贖金的，不是嗎！可惜醫生不是那種能被綁架的人，他拚命搏鬥以致於他們不得不殺死他，然後偷了一條船把他沉到海裏。菲利普小姐出了一筆賞金，他們以爲能夠安全地拿到錢就把他釣了上來。」

他們用他的車把他拉到桑德海，這就是爲什麼醫生的車被發現停在弗來明的遊艇附近。」

「這麼說你一開始就懷疑漁夫是謀殺凶手？」

「爲什麼不呢？」他問，「還有誰更可能找到醫生，除了那些把他扔到海裏的人呢？」

「我在想明天的報紙會怎樣說你。」

「說我！聽聽！你戴的帽子已經舊了，要是你明天能看到我的名字甚至只被提了一下，我就給你買頂新的。」 -----(完)